語錄四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荊公荊公即時賜蔣山僧寺爲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爲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荊公作此事絶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梜懷梜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

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眞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訐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僅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僅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諳熟諳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為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以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此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　眞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　眞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它若

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所棄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減剗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為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謂楊子雲作太玄只據它太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推知

變易出相能肥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剛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駿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夫不止此為之毋發其端使後之學

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艸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

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它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它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肯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為

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算不以欺誕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它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它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

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眞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它處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爲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爲政於魯孟子聞之爲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爲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爲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見恭而已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它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爲如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庭必有道理

中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爲事而無致君行道

之心誰與為治此所以亂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之自擔不嫁為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為不義可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執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

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叟殺人皋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器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近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為政曰書云毋忿疾于頑若忿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夫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弃人間事從赤松游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說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它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臾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為說左傳曾道來後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卜季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為無不載者若鼎之為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算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算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為備如丘明之說略無毫髮相類而況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微者皆不可為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靜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為此論至今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

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今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街伎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眞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不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教[illegible]

曰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宦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敘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没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鑼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太甚纔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楊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它取楊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庭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己丑四月自京師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偽眞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闕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偽為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莫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謂乾坤為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化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為天神應之為乾重濁者下為地神應之為坤似此解釋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識它根本然後有得失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作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某舊作明道哀辭云通闔闢於一息耶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見問終說不到如某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從問某常疑定夫學易亦恐出它荊公未得荊公於易只是理會

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易不比它經須心通始得如龔深父說易元無所見可憐一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地即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乾卦能萬變各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張橫渠深闢老子有無之論算有見於此否曰然緣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聖人只說易最為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以必

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其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艸艸它議論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養而無害為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正叔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它門說話須是與它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曰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沖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而困則彼不為用矣其勢須至於誅殛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能全身者蓋以此某舊作計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為不然人人說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悞但以力弱被王鳳卡

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敢與它放脚手做事

正牀在經筵潞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眞侍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它它又多悟人所以後來誦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義至如比其君狡童顧鼠則已甚其說如何曰此理舊疑來因學春秋遂知其意春秋書災之弄及其歸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溱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人之視忽如此尚誰以為君若猶以為君則比之於童誠不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其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尹氏卒尹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尹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為正此所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荊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登天六兩地也

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

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為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為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是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卷十三　

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為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十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糲茹艸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十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艸廬非先主三顧夫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為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已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為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為戒不肖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為卞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荊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

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

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毀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眞箇不去得它人到此須容情與它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它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它

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楊子言味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為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眞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菴摩羅識唐言

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撥其本言善惡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荊公蓋不知此

蕭山所聞　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文友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人不能繼而成之曰不蓋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善友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炎冬固不可為夏其實皆善也先若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禀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它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卻不如此問明道

說曰只其所著新義以忠恕爲曾子所以告門人傳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隸體曰只爲不是物我隸體若物我隸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爲者乃是參彼已爲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曰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縱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咏處中其它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便是用處曰用智算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卻是以智爲妙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咏處已至聖人但其它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

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

中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則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為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味互相發邪乃所以為味邪曰若觀其味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劉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葺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

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以為大然其辭卻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作則即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啐啄同作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五居中在此一爻故又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

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己也

讀書須翰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荅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己狀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一天下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辭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為大事者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為苟去乃所謂遲遲若它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它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

語不契明日逐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戊辰三月初二日校畢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終

語錄四

答問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乎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顏子克己然後可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夫顏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公綽不欲又為成人之質今欲

四者不行宜可以為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為難不已輕乎求其說而不得

荅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為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著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佛語以迷眞起妄竄初一念為念之正此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當門人之意乎

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

然性明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融此其說之難聞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說孰是

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体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巨也其三月不違仁公不違仁必不待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顏子亦有說矣

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將有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然先覺適為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孔子謂先覺君子大以是為賢非獨我也

荅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為可以前知故不逆詐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爲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問回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荅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市

井者耶恃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諭哉蓋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爲孔子者何說

荅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爲妻五霸之所不容況孔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窮爲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獻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爲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

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為賢耶聖人固以不遜弟罪之矣以原壤為不賢耶然於聖人殷以夷俟聖人不絕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為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荅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殷以夷俟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為戚而卻其禮不死甚乎而毀背受之而不辭作自索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如是蓋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奈何顏子一日為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己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為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荅呂與叔書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

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俟尋本錄去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乎

荅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豈近人情乎或說聞韶亭石謂音字誤為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意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

荅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慱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体未嘗言故也要當徧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

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耦曾子明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噓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富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然其違道不遠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矣乎

問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有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難勉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去已而以人所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矣蓋上失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像是而遯世進為撫世算如舜遐隱就閒算如顏然且有所執有所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聖人以民鮮久矣言之則中庸者夫人之所易行矣顧究言之使學者有所適從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己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己常過之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為孝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或謂仲由服仲尼恥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其言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狐貉之念哉聖人許之何說

荅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為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己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為顏子之徒何也

荅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為顏子徒宜矣

問毋友不如己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可相友也

荅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

問道不同不相為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

荅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為謀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荅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君子可矜乎

荅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

難以一說該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孟子傳食於諸侯人或以為泰

君子可泰乎

荅非侈泰之泰若心廣体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

而不及於讒說何也

荅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

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

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

如卞莊藝如冉求蓋不足為成人而仲尼之言不

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荅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

己顏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

荅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

聞其直矣祝鮀之佞頗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答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于入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亦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若太宗伯然後可以責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書言天之曆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叙其略如是將所謂中者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夫精一以執之耶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諭其旨蓋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畧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文公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產者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之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及其

敗也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罔而問伐國如斯何也

荅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亦荅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仁之爲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爲固果其然乎意以謂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荅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爲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以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烏知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荅周伯忱問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乎先竊謂所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會稽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

念亦無害也

答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味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智之体動與靜述仁智之用樂與壽明仁智之効智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所疑也仁則能体之能体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

達生理也

答言意未能体仁智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莊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莊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莊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事君

答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

也此言未能体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云仁守也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乎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先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上个當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

答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之失其學也固當有中亦當知助長之非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策問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暴君汙吏擣杌嵬瑣之人賢妃淑女豔妻嬖妾與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于載籍蓋不可勝記焉然歷世綿遠編脫簡去其存而略可知者夫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為九等之序究極經傳旁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銖分不遺也抑其書有所受歟將亦奮私智而為之歟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之人智愚賢否儔列等降若親覿焉斯大難哉其是非得失亦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有無幾焉揚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為已任其為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僞王蓋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大然予以謂為此論者是特以名譏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竄、僭、是、醒、已、如、鄭、浦、於、然、觀、雄、之、書、三、摹、四、分、九、據、極、八、十、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推、一、六、五、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閎、意、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始終之義四名五忠策命誥詔贊議誡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毋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

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于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賢愚善否不容相殺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友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橫之士始相與乘時躭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劉柔緩忍喜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搖吻動喙幸取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恥之行矣漢初剗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中興以後復增四行以網羅遺逸其規範雖未足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只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之前偁房杜後偁姚宋而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歟然漢唐之治號偁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者抑亦茲數人之力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禹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不易之道也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

此乎故謂之青苗以寬民之財免役以寬民之力立市易以權貨賄之昇通使隸并無所侵漁而窮之者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隸有所事其施設之意厚矣然未十有年間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反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豈太法之方未盡與主上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說也幸悉陳之以俟采擇焉

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吏氏謂深圖遠算

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權度無錙銖分毫之毫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焉孔子沒叟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絕漢興六藝殘缺蓋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為三家雖異端競起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

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桀之以饑饉則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為盜此其常也國家興利脩廢務以保民為心獨能無意於此乎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有常產宜何施而可參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

○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也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人材為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忠信之道微革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蕪恥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三代教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博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荊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為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為平流不見涯涘昔人有支為九河以疏瀹之者而後水之為患消荊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為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

劇而今歲為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脩明百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為先務苟可以除民患者夫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茲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投甲徒揚以翹敵也鼓舌之間係頸束手為地千里絕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成後轉輸之勞不可以持久諸君境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友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不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多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可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將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孟子言禹稷顏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

日如愚人然邈乎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己之饑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之人所以修身謹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士大夫窮而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之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簞瓢捽茹之樂自漢魏以來往往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之成材而望之以禹稷之事也承學之士宜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方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後世之失躬蹈而宜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瞻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度凜凜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為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族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無紛紛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有司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之寡則以一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而上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畿縣之比也而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王未嘗以餼廩為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為厲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官為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原有在於此學者宜知其說也備著于篇

[illegible]三為一一而三之歷十而五數備陰陽[illegible]
[illegible]量其重為權其實一一二二者之其民不約而信矣故
曰律為萬事[illegible]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也國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未備也獨何歟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
世之務詳矣顧悉東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一

見明道先生

其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
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
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
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
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
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
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
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
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
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
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傳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
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
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
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
士之朝夕陷溺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
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
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
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
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
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末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
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
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
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
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

將衰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寄明道先生其一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至其境每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北嚮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在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家之論紛紛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覲禮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帛兩珠盤玉敦戎右以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比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為據耶抑亦附會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昧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

之妾桓公之母也從之說者皆以為惠公之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秋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為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其二

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戶遠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不能自已謂習之餘每每有所億然未知聖人之旨果何以知此求否董録之則幸甚矣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偁國討而書曰鄭伯蓋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為之節也富貴而不為之節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加之則段之強可知矣段之強由辨之不早辨也日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壞食者內壞闕然不見其壞

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曆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夫宋督殺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郜大鼎以歸公弒隱公而鄭伯會公于垂以璧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為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辭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蓋若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有五命之類是也齊衛遷國莫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實為盟主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略賜疏示乃至願也澆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未拒絕之幸其

寄伊川先生

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本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況孟子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不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illegible]謂[illegible]西銘之書發明聖[illegible]像世有堅[illegible]賢智出[illegible]推本而[illegible]論之未免[illegible]嫌羅於橫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無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如何

伊川答論西銘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

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無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無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則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知異乎

答伊川先生

示論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甚幸甚某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illegible]其有塤篪相和黜墨氏兼愛之說是將終身佩服焉[illegible]

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為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若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偁物親疎遠近各當

其分所謂偁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其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奥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請畢餘教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爲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 元

帝睿聖方將大有爲而邇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肩休逸而遇清風也幸其

尊甚不知吾鄉友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更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失

其二

近日不審為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為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亦無異於此也為者必學

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茅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不已宜為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為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其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深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揠之而稿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

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夫以天滅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覩所謂合一者哉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為衛君其言正為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為去就則夷齊非求為此也烏得以此為求仁之効哉是猶未免以返論也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

佛氏之有無弗氏之色空蓋各明天下至顯非有人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知有無一貫矣正蒙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更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其四

寄示樵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克己者揚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常體

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己異意耳更詳考之告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爻有臣位而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其在此雖多事矣時得開卷聞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講乾坤義無惜錄示究迫

書六能宅

其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其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矣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為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宜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其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辨自屈也儒儒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毗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遁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屈之爲城下之盟況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爲外事湮汩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爲幸先生書錄今某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曠有園亭足以自適旬日事漸定計可溫尋舊學也冗

寄程千三其一　時道學坐字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潁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浸爲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潁之樂進趨文席還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其二

爲別倏兩年窮居寡便郵罕置安否之問彼此曠絶傾
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
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波瀾友不至多事
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
冀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別不審爲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
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
自子貢以下其說有宋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
造蓋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顏如好焉則異日所
得易量也其詣況如此則無足念者未聞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歉然每以
爲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
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沉下僚不
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無備蟬蛻塵埃之中俯仰
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酬豢富貴而不知反者
有間矣此固拙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
二篇輒澆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禮盛美徒有累
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illegible]

與林孟堅

[illegible]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二

與鄒堯叟 堯叟名夔劉執中婿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酬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炁涼起居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大足樂矣惟是不親師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為國自壽

與林志寧

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文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暑切冀自重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瞀學者耳月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為士人依歸欲何術以用後學乎願告我無吝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仕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詢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日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矧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

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夫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可以予知道者哉其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於國華忝為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薰而來為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夫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

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酸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爲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未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說此爲大戾大知道者果且有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僧者則作詩以將就其志者有羨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王孟子所謂缺舌之人也王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焉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其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其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爲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

王氏所行皆比其較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夫鳥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果雖竊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暇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其不暇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某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俞仲寬別紙其一

閩之八州惟建劒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夫為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辭使少變其

習近得言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諭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為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唯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為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孰謂人而為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為烏鷹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顙竊惟仲寬仁民愛物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渎聞于左右者故輙及之蓋用信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寬一二弟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軟懦不立遠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自畫為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析聲病為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

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歎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晉意學者幸幸好德云何有意相從否是今師諸生諸門嚴師之禮自沂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則不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矣

答吳仲殷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道途之遠也開發未聞者為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鄙意猶有所疑者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為無所屈當面講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義而屈身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況於孔子乎孟子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孟子為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為孟子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則所

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尤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叚所引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謂若以道德為虛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奚必至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有可以和順有可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虛位也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時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仲叚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曰富進而人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歟夫原壤登木而歌夫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乎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剖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尤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尤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

大圖其未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
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
也甚矣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鯉趨
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
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
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
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蓋亦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
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汝勿佚盡執
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以今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
也然先王之時家民有制故無故不食珍七十
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況飲酒乎飲酒且
不可況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沉酗于酒
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湎則酒之流遂至於亡
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為人君猶以飲酒為大惡況凡民
乎雖殺之恐未為濫刑也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與群飲者豈相遠哉
而皆至於殺蓋先王以為急而後世以為緩者率多
此類也仲叔之學發明聖賢大旨極多固非淺識者
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異亦不可苟同當各
出所有以為質無同趨於是而後止其之所見者如

此仲敢試以之如何果未中理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皇還倉卒奉問不謹滚用惶愧為別踰月不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為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為執友之游顧何足當自惟直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為學之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惛懦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不可疆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已之有把公之餘以相

[illegible]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復以盡講習之樂至今猶以為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欤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欤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

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亡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未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浴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夜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一未間惟力學愛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叙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夫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孝折為一致天下泯然莫以為非也故行狀之未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孝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是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

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録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礼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彥修其一　名棐仲寬子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怪諭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量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友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克之使吾胸中浩然則塘浪量不自息歟滉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為世累羈纏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湟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淄磷歟從遊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忝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已

荅陳子安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賤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古之為貧者豈特耕釣陶漁而已乎膠鬲舉於魚鹽百里奚舉於市肉不失義雖賈儈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墦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為安乎前書招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究極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

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為貧古人有之蕭子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為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友未敢聞命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三　與陸思仲

其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為己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忠於俗尚齊驅並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

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祖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為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為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狥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為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為可畏者此

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為不足聽也子之為是也內則貽吾親之憂外則于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而左右伏惟亮之幸甚

謝程漕博文

某闒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僚詩辱一言之譽欲召寘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聽望烏頭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踧踖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逭瘝曠故不敢輒特昔日眷遇之私莫進一言上浼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荊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衒衢尾結轍而至剛璣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棘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

長沙益南北衡會之市區也埶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特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環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亘一二哉往往以疏逖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埶事敦大棘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成書足以問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評訕咲用霞醬誕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況其下者乎其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眷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訕咲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録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

與翁子靜

可中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癰學者翕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靜聖任為偁首古人從師必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遷惑也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靜游從者皆道子靜之言意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真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為之說耶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禹稷同

與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為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為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隱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吾易也夫何疑之有仲素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答李杭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

居蓬蒿蔡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咲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憔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其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為堯舜者友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辟之草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

在格物蒲物之多至於萬則物益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夫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卷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也

性聖人乎其之所聞歟知之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鄭於執筆辭不逮意幸外之

答吳敦智　之

某嘗謂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跖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為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為舜之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　名漸字正仲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狄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吮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闢天下之諸侯斂為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恣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興敗輻脫猶

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鈇伏鑕而不悔終黨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憒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鄙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節東黨之士貴節義而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黨之士貴節義而不通聽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變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躋極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為剛褒歛為功其極也慘覈必恩主上即怵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于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

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為部吏幸得摳衣歛板朝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傳者而邊辱一言之知在愚賤踈遂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輙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邊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寄毛憲

始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禦或恐使旆當有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略然公之威德素為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夫非人福也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饗功幸利之人媒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如余毒若非己事恬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綏之則豺蠆猶勇干紀而不受命怠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爾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為不少矣然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日寄委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為奸非一日也必

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兎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愛顧縻以歲月無意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為主而不為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上裨高明然自以為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溷瀆清視惟仁明矜察幸甚

上提舉

某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於明善誠身而已某愚無似雖未能明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迫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仕徒苟升合之祿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又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歉然懼終無以取獲乎上方罪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恭惟閣下以清德重望為時顯人當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東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從部吏之末瞻望曷履與聞謦欬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詢謀博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丁寧教戒者無非以民為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

盛德隸容如此某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友庶乎有賴以自全也既而寮吏相與言曰閣下之務盡下情如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自盡哉疑而匿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某私竊識之近承州符錄準使命應舊係代名人也未滿而募充者例不支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某不能周知十邑之利害寧鄉之上而如此是必寧鄉可行也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雇人代充者皆月計其直然每有踰期不償而至於理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役矣而彼日願充則又安肯復與之直雇之人情常無此也夫募役者支直有他意哉為利而來耳既不與之直則誰復願者若令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其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背之放罷皆罔之也使代名者不願而求去則如之何勢須彊之彊之雖役而匱乏者無資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逃亡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自有明文特為鄉窶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敕旨亦自有妨幸加明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使各陳其可否然後徐審處之算大之幸也如郴州議保正長不支錢此固

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伍之法蓋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大戶也既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間果於罷去而不疑者特籍此為說耳故朝廷變法之初指言不得用保正長者蓋大懲此說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某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為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某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敷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illegible]元祐差役則二百五十亟以十亟又十亟弓手大抵十平明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今法言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十五十餘千耳其為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蠲如此較之元祐其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奚必銖銖計其多寡哉某愚不自量妄以狂瞽之言聞于左右是即著龜之神以自取瀆耳何足以上裨高明萬一然惓惓之情不敢不自盡者蓋以為事大君子之道義當如此也惟仁明察其愚誠不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

其嘗謂周之士也賢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賢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有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側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令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大官梁文繡之爲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肯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士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頗實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

[illegible]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脇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閻陋屋聲迹昧昧不敢輕爲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爲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爲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于左右也殆以爲後日請教之資耳

代人上江令

士以贄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為道其次為禮其下為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為仁此為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為其上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為禮者也餙竿牘之數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為名也為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夫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某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奔走車塵轍迹之間得聞謦欬之音粹面益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涖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同昔為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志冒進于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墻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偁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

自取譏咲不意足下謬愛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四

與游定夫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為別滋久瞻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某自衢買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呂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幼累各安差足為慰彭城古郡僻窮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無局之多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偁養拙也在鄙心為可

悔恨者特太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惟冀為道自重

其二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奉有魚稻鷄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人處之差為便耳大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奉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欽羨耳忘寧曾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足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其三

某窮居習聞久矣乍爾莅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勉友不敢苟且自隨事有間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友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而求亦無及矣公宜亮之固不敢嘿嘿友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疆

聒為恥也敝鄉二楊與舍弟欲親多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四

生上睿聖方進退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豐丕績計指日可望改令一新但恐蹤愚無以奉承耳學中長貳為誰近不聞報蘇季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京師非食貧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滯守太學博士得此書即求補外蓋

見傳後序顯道為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師與顯道議云先生友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叙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友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為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其六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為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閒居無事可更博為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俟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為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鄭至完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悅未有姦邪繞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為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其之所知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一聘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與劉器之

向承垂示許丞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為善惡之分反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大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修身之道也脩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怒與仁違矣其以謂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己乃以成物也謂不可以脩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脩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顏子所以脩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修身本無二道故也大學論治天下國家必始於正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

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為馬知言以為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為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為有以梏亡之則夜氣亦不存矣但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為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正焉其不敢自謂好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心不敢怠也故輒布所聞取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答陳瑩中其一

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與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剝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挾其濟也不欲寡長不信然歟然其每讀孟子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為之未嘗不

憫其為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友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知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教以開未悟

其二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

知此某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開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准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大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

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溪所未諭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眞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三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奥使蒙陋

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為文也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者也惟有質為能受性無色為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則為詩猶有得失焉為之如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為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也求也顏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出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亦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睿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為姤五變而為剥坤一變而為復五變而為夬復者陽之來而剥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剥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剥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

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毋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氷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未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裝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

坤之文言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剥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剥之所以成象也觀剥之象則知所以治剥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而不然獨於剥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至剥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嫌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亾不知

此故也後之治剥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莧陸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況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絶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為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其四

濂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庚恨不及見洛中諸公

從先生游者皆略識之夫嘗見其子問之俱茸能使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辨於經無見也天下之賾存焉豈人私智能為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限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為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位與數相為異同者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羲農以來雯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

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羲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錘之中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用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為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羲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闔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闔之康節闢之此來書中語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習者矣凡此皆其所深疑而未諭也願略疏示使得稽其門邱其鍵而入則為賜多矣太玄之書昔嘗

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潭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揲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踦贏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曆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為書則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之為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又離為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為九又三

之為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
贊辭自一至九配羅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
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
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
之變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
於曆理之內攷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
見教近得温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
賾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緼也温公之學篤於自信
雖論語攷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而不
疑不輕以為信真善學者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為
得者有間矣然子雲温公之學與語孟子書其遠近
淺深必有能辨之者不可誣也温公自孔子而下獨
揚雄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
苟知之攷兆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
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
孟子也至矣温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
而於雄書攷未盡信也夫衆言殽亂折諸聖自漢田
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
異說益滋易之微言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
子而已某嘗用是學易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

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兆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譬之觀奕必以李劉為信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夫孟楊之自任重矣由濮而來士以李劉望之非一日也李劉丈來書語今其書具在疑而未信者如此則後之視今又焉知不猶今之視昔乎學者審其是而已於疑信之當慎擇也然其於雄昔嘗疑之重蒙論論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過未由展晤一快蔽蒙東望徒增惓惓耳

其五

惡詩非敢自附于賢者之作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強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宜施於前輩如某之不肖徒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稱何也恐聞者以為失言使老拙者重為世所訕笑繼此幸削去至懇

其六

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遇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眞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友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非有所授難遽以口舌爭也 謂晁以道 無由展奉一盡區區

其七

德薰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諭三復來貺益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迨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其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乃且拘縻於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爲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黠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其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為也昔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蒙示法養觀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時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聲學者方自以為得惡足與論此哉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束以二門謂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說約矣然不知二門者於經何施也願更開示以警未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終